



『刺鳥』原著者最新暢銷金榜鉅著

第三個千年

COLLEEN McCULLOUGH 著·施寄青譯





皇冠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一一五六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二四八

第三個千年

A CREED FOR THE THIRD MILLENNIUM

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第一版1985

原 著：Colleen McCullough
譯 者：施寄青

發行人：平 鑫 濤
出版者：皇冠出版社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郵撥0010426—9帳戶
電 話：7168888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編譯委員：張 時·彭中原·茅及鈺
趙爾心·雲 芳·陳昱萃·余國芳
林靜華·林少岩·鍾衍倫·施寄青
湯新華·麥倩宜·姜恩娜·謝瑤玲

主 編：余國芳

策 劃：施寄青

美術設計：黃玲玲·李純慧

校 對：曾美珠·劉秋城·鮑秀珍

印刷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
電 話：7071139

初 版：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七月
著作權及版權所有。

本書定價：新臺幣110元



『刺鳥』原著者最新暢銷金榜鉅著

第三個千年

COLLEEN McCULLOUGH 著·施寄青譯





『刺鳥』原著者最新暢銷金榜鉅著

第三個千年

COLLEEN McCULLOUGH 著·施寄青譯





當代名著精選 248

第三個千年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主要人物表

約書亞·奎琴 (Joshua Christian)

——本書男主角，影射耶穌。

茱迪·卡瑞 (Judith Carriol)

——影射猶大，是個野心勃勃的女人。

哈洛德·麥格 (Harold Magnus)

——環保局局長。

摩西·賈生 (Moshe Chasen)

——茱迪下屬，為發掘奎琴醫生的人。

安竹·奎琴 (Andrew Christian)

——約書亞弟弟，其妻爲瑪莎。

詹姆士·奎琴 (James Christian)

——約書亞弟弟，其妻爲米蕾。

媽媽 (Mama)

——爲奎琴家主中饋的人。

提伯·雷西 (Tibor Rece)

——美國總統。

1

風特別的凜冽，即使是康州荷洛曼的一月天。當約書亞·奎琴醫生從杉木街走入榆樹街時，被風吹個正著，一股極地的空氣，夾雜著像牙，像爪一樣的冰，咬著、抓著他爲了看路而露在外面的小部分臉上的皮膚。他知道他要上哪，他只希望自己不用看路。

跟以前真是不一樣了，當榆樹街成了黑人貧民窟的主街時，穿著五顏六色的得意的人們穿梭在其中，到處是笑聲，成羣的小孩，踩著滑板和溜冰鞋的小孩們從門口衝出來……這麼美麗的小孩，體面的，充滿歡笑的，人總是這麼多，因爲這條街是最好遊戲的地方。

也許有朝一日華府和各州州府會找到錢來爲國內北方的城市建設些什麼。但目前有更多待辦的事，勝過來決定如何去處理北方上千個城鎮中闖無人跡的十萬條街。

灰色飽經風霜的灰板釘的窗子和門都已腐爛了，灰色的油漆脫落了，灰色的瓦從屋頂上落下來，

台階粉碎了，灰色的外牆板裂了縫。多謝刮了這麼一陣風，打破了寂靜。風在頭頂上的電線中吼叫著，它在狹窄和擁塞的裂縫中呻吟著，它冰凍的葉子和空罐子橫掃成堆時嘖嘖叨叨的，它在一個中空的鐵槽中發出如雷的聲響，那個鐵槽是放在一個空的停車場，停車場旁邊是亞比的酒店和楓樹街角的酒吧。

約書亞醫生是一個道地的荷洛曼人，生在這兒，長在這兒，在這兒受教育。他沒想過住到別處去，也從未夢想在別處生活。他喜歡這地方——荷洛曼，愛它，不管它沒有住戶、沒人要的、不可愛的、經濟上不方便的。但他仍喜歡這個城，荷洛曼是家。在它說不出的方式中塑造了他，因為他是生活在它快死的這段時期中，現在他一個人踽踽獨行，在它的廢墟中。

在午後灰濛濛的天光下，每樣東西都是灰色的。灰色的一排排空屋，灰色的街，灰色無枝葉的樹幹，灰色的天空。我一直想重建的世界，它會是灰的。無色的顏色，悲哀的縮影，寂寞的形式，荒蕪的精髓。哦！約書亞！連你的思想都脫離不了灰色。

更好，更好。他現在向榆樹街邁進。那兒偶爾會有一幢有人住的房子。有人住的房子沒那麼破落。否則，沒人住的和有人住的看來都一樣，窗子開得大大的，前門也開得大大的，却沒有一絲光透出來。有人住的房子的門廊和台階是掃過的，野草長得沒那麼高，厚厚的護牆板是鋁做的，因此看來是新的。

奎琴醫生住了三家人的房子，位在橡樹街，轉角便是榆樹街，就在榆樹街和七十八號公路的交口處，距離荷洛曼市中心的郵局約兩哩，他在這個灰濛濛的下午正是去郵局寄信，順便看看他的信箱中

有沒有信，郵差已經不到這裏送信了。

快近橡樹街一〇四五號和一〇四七號時，對街便是這條街據以命名的，有著八十年樹齡的老橡樹，正將它盤虬糾結的樹根伸出了人行道，奎琴醫生很自然地停下來，想找出他家來。很好，沒有光。從外面看到光表示那兒有空氣進入，冷而不受歡迎的空氣。只要打開一扇通往沒有鍋爐的地下室的熱氣通風口，就足夠交換到基本而冰冷的日用品。

他的兩幢房子是灰色的，跟街上其餘的房子是一樣的，也跟它們一樣是廿世紀快結束時建的，爲了適合三家人分開來住而設計的。不過，他的兩幢房子在二樓中間有一道陸橋相通。這道陸橋當初建的目的和現在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一〇四五號是他的診所，一〇四七號是他全家人住的地方。

他很滿意沒什麼不方便，他過馬路時，根本不用看兩邊，因爲荷洛曼沒有車子，公車不到橡樹街來，因此三尺高，堅韌凍硬的雪四處堆在街上的空地，中間清出一條人行道來。

一〇四五號和一〇四七號的入口處在後面，因此他穿過陸橋下面，左轉到一〇四七號的盡頭。他今天沒有約診的病人，所以用不著到一〇四五號去。

用來登上後面台階的小小地面早已關閉了，一扇實心門由台階頂上往外開。他把鑰匙插入鎖孔中，然後便置身在一間本是用做小臥室的房間，這個房間加了第二道絕緣體，好擋住嚴酷的世界。另一把鑰匙，另一扇門，引他到原先是用做入口處玄關的地方。他把有毛邊的帽子、他的圍巾和他最外面的大衣掛起來，將他的靴子放在架子上。穿上拖鞋後，他打開第三扇門，這次門沒鎖，他終於到家了。

廚房中。媽媽正在火爐邊，還會在哪？她有權在她六十多歲時做個圓胖的女人，滿臉的皺紋和胖胖的膝蓋，他不禁爲這種荒唐的想法大笑起來。她轉過身來，微笑着，伸出她的手臂，給予他熱烈的歡迎。

『約書亞，有啥好笑的？』

『我正在玩一個遊戲。』

由於她是好幾個心理學家的母親，熟悉這種人，經常使她顯得比她本質上聰明和教育良好。就像現在，她沒問：『一種遊戲？』或『什麼遊戲？』她問：『那種遊戲？』

他坐在她工作枱的角落，翹起二郎腿，在桌上放水果的碗中翻弄著，直到他找到一個甜的好蘋果爲止。

『我在想，』他一面咬著蘋果一面說：『你的外表很配你的眼睛。』他對她做鬼臉，半閉著眼，以一種嘲諷評估的眼神看著她。『你知道——老而平凡，全身烙著辛勞的痕跡！』

她聽了故意與致盎然的大笑起來。她的臉打起摺來，兩邊像緞子一樣光滑的頰上展現了酒渦，顴骨處的紅潤到了頰上，突然消褪爲最白的奶油色。從未用脂粉污過顏色，她的紅唇張開，露出了一口好牙，澄藍的大眼睛，由於近視而顯得朦朧朧的，在兩排長黑的睫毛下發出晶瑩的光輝。頭髮沒有一絲銀白，金光閃閃像成熟的麥子，豐厚、波浪起伏、濃密、長，只在頸後簡單的打個髻。

等他笑聲停後，很驚訝的，哦，永久的驚訝，他的母親——他的母親！仍是他一生中看過最美的女人。她是全然沒意識到這一點，他很高興的想著，沒有，媽身上沒有一根虛榮的骨頭。儘管他三

十二歲了。而她還差四個月才滿四十八歲。她是個孩子新娘，據說她深愛他那年紀比她大很多的父親，故意使自己懷孕，好克服他的猶豫不決，而娶了這麼一個年輕貌美的女孩。想到他父親也無法抗拒她的奉承這點，令他感到安慰。

約書亞·奎琴對他父親只有模糊的印象，因為他在約書亞只有四歲時便死了，因此約書亞無法確定他是否真正記得他，或是他之所以知道他是因為從他母親談的許多往事中得來的印象。他長得像他父親，可憐的傢伙！他真搞不懂是什麼原因使他母親如此的愛他；他很高，很瘦，蒼白的皮膚，黑髮，黑眼，一張顴骨以下凹進去的臉，配上一個鷹鉤鼻……。

他從沉思中回到現實，發現他母親正以充滿了愛的眼睛看著他，一種最簡單、最純潔的愛。是如此的純潔，他從未感覺到是一種負擔，他可以全盤接受而不感到害怕或有罪惡感。

『其他人呢？』他問，走到火爐邊，這樣她跟他說話時會更舒服點。

『還沒從診所回來。』

『媽，你該把一些家事交給女孩們來做。』

『用不著，』她堅決的說，這是個常提的話題。『女孩們屬於一〇四五號。』

『這房子太大，一個人沒辦法打理。』

『約書亞，孩子多才會使得家不好打理，這屋子裏沒有孩子。』她的聲音帶著微微的悲哀，却小心的避開有責備之意，然後她又做了很明顯的努力，使氣氛愉快起來，她輕快的說：『不需要揮灰塵，這是現代冬天唯一的好處，灰塵進不來。』